

【2022年度夏季法國西帖藝術駐村】 心得分享

陸姿蓉

本文分三段落，從駐村機構的回顧特展談起，簡述藝術村創始至今的轉變，分享駐村資源及心得，提供未來有興趣駐村的人士參考。

- 一、西帖藝術村的背景
- 二、駐村的形式及資源
- 三、給未來駐村藝術家的建議及結語

一、西帖藝術村的歷史背景

位於巴黎市中心河畔的西帖藝術村擁有近三百間工作室，與國際近一百五十個文化藝術機構合作，近六十年來為一萬三千位藝術家的駐村之地。



(圖一)巴黎西帖國際藝術村

在古典裝飾風格的街道及節比鄰次的個性潮流店鋪及咖啡酒吧之間，此棟灰白簡潔的社會住宅建築顯得獨特。本章介紹“Émersions : archive vivante”展覽，節目策畫總監Natasa Petresin-Bachelez概述西帖藝術村的歷史緣起及其營運的社會模型。



(圖二)「重現藝術村生活」檔案展場照

1. 起始於萬國博覽會

一切始於1937年的萬國博覽會，當時負責法國紀念建築的建築師Flix Bruneau 遇見了芬蘭的畫家 Eero Snellman，彼此對國際博覽會帶來的文化衝擊感到震撼，同時感慨大型博覽會曇花一現的形式，並無法對地區留下長遠的改變。如何得以延續萬國博覽會的影響力？將各國文化持續注入城市的想法，開啟兩人合作設立常駐機構的契機，促成西帖藝術村的初始架構。

2. 戰爭後象徵和平的重建計畫

1937-1945二戰爆發，Felix Bruneau加入抵抗軍結識Simone Bruneau，戰後參與1947-1957的重建計畫，此時的法國正在重新尋找自己在美國與蘇俄間的定位。成為世界的藝術首都是其策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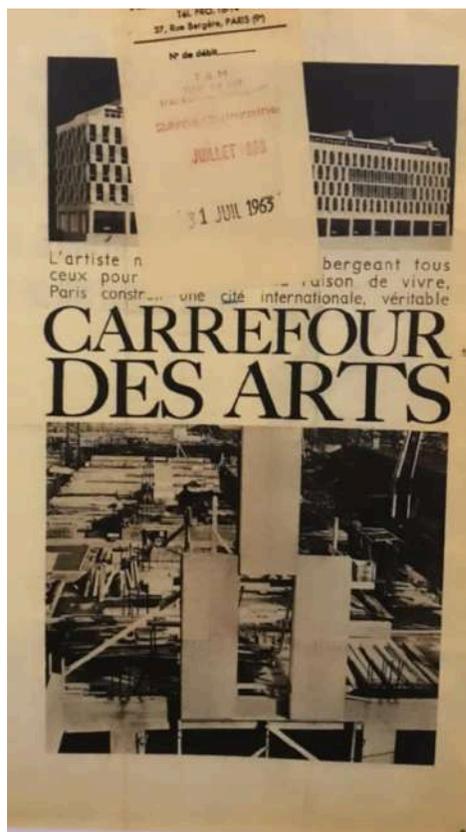
巴黎瑪黑區為猶太區是戰後復甦的重點區域，戰爭時期多數居民被遣送至集中營，房舍遭嚴重破壞或毀損。推動藝術村的計畫象徵和平，對瑪黑區的歷史定位及重建具指標性的象徵意義。

一開始參與計畫的國家有瑞典及芬蘭，其中1937年，芬蘭成立的西帖藝術村基金會至今仍存在(Finnish foundation for Cité des art)，在戰後首位文化部長André Malraux的支持下，5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國家加入，如突尼西亞,德國...等等。

簡潔社會住宅的工廠建築風格與一戰結束後巴黎南部的Cite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的華麗 Pavillion風格迥異，建築師Paul Tournon 先前主要以設計宗教建築為主戰後參與社會住宅計畫為主，在1964年過世後，西帖藝術村的建築計畫改由Olivier-Clément Cacoub接手完成。建築為長方的平行六面體，面向塞納河畔座落於 Rue de l'Hôtel de ville 街道旁。設計風格以重複的內外立面結構交錯排列組成。

3. 社會評價由反轉正

1960計畫初期受到傳統輿論抨擊，其建築風格與巴黎市中心的古典裝飾外牆格格不入。同時戰後國際狀況的不確定性，讓許多人擔憂，貿然將國際藝術家進駐法國首都市中心的概念對重建無益。此外是否能在有限的預算下，有效率的重建並長遠營運也成為一大問題。在André Malraux及巴黎市府的支持下，政府與機構簽訂99年的免租金使用權。起初UNESCO人員也不看好此計畫，認為此計畫絕對無法超過3年，進一步批評其集合住宅式的建築將是新城市規劃的災難開端。1962年創辦人發表評論對抗反面聲浪。於1965年與UN簽訂重要協議提供難民及流亡藝術家協助。從1966年由Simone Bruneau擔任總監，社會輿論從1962-1965年時認為藝術家將為城市帶來噪音及混亂，經歷三年營運後，1967年開始出現正面的評價，報導同時刊載藝術家在工作室的照片，由下圖中1968年報導指出藝術家並未造成社會問題，但其中提及其原因是東方國家並未參與此合作關係，也可見當時趨於保守及西方本位的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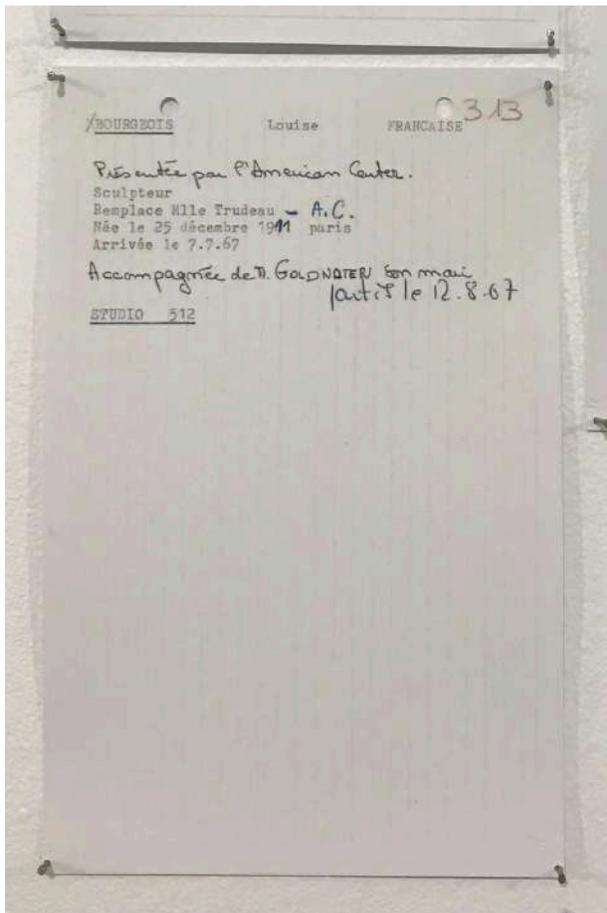


(圖三) 1963年報導圖

4. 駐村藝術家的迴響

西帖藝術村曾陪伴眾知名藝術家初期生涯。此次回顧展展牆上Anne Imhof 寫下的駐村心得中提到，西帖為可攜帶家眷的友善的駐村環境，是少數能提供藝術家安心創作的環境。

在策展人Natasa Petresin-Bachelez 的導覽當中，列舉過去幾位著名的藝術家，皆在駐村後的幾年之間完成代表性的作品，如尼泊爾織品藝術家Urmila Upadhaya Garg、作品獨樹一格的芝加哥抽象畫家Edward Clark等...，除了純藝術的創作者之外，著名的音樂家Serge Gainsbourg 也曾在65-68於此佇足停留。還有Louise Bourgeois, 與Lygia Clark 及 Joan Jonas 等等... 許多人在駐村結束後仍與機構保持長久的合作關係。



(圖四) Louise Bourgeois 駐村紀錄卡

西帖的合作夥伴隨著成立時間漸漸增加，創立初期有百分之七十是歐洲人，除與當時獨裁政權的西班牙及捷克無合作之外，與蘇聯在80年代政權解體前也有藝術交流，可窺見法國與各國文化外交親疏遠近的關係。冷戰期間西帖同時成為藝術家的庇護所，於1979年後近四百位由南斯拉夫政權國家下的藝術家前來歐洲尋求發聲的機會。

5. 藝術村未來願景

與其他的駐村機構不同的是西帖的藝術家並無年鄰及媒材限制，最年輕的藝術家為二十五歲而最高齡的藝術家為七十二歲。從創立至今的目標依舊，為陪伴藝術家在創作生涯的任一個階段，一段短暫充電的旅程，提供各式文化相遇的空間，產生新的創作火花。過去曾有藝術家來回在此長達二十五年，不過目前的駐村期間介在二個月至一年之間。駐村提供的一個特殊的工作經驗，而非長期的居所，訂定時間的限制能同時確保藝術村有足夠的能量提供更多國際藝術家機會。2022年的總監為Bénédicte Alliot，主要的方向有三：一是強化與法國本地機構美術學院夥伴關係，不僅提供國際藝術家機會同時提供法國學生接觸國際的機會，二是計畫與法國海外地區的合作計畫，三是增加“策展人”的駐留人數，讓策展人可與近三百位的藝術家一同工作，除了創作的空間也提供媒合展覽的機會。

展覽最後提及，即使無法預估藝術村在巴黎市免租99年到期後的未來，西帖藝術村是否仍可在巴黎市中心存在，但當下我們將與全世界的合作夥伴們持續努力，文化城市不能只有華美的宮殿，美術館，基金會及私人收藏機構，最根本的是必須是一個可以讓文化生產者生存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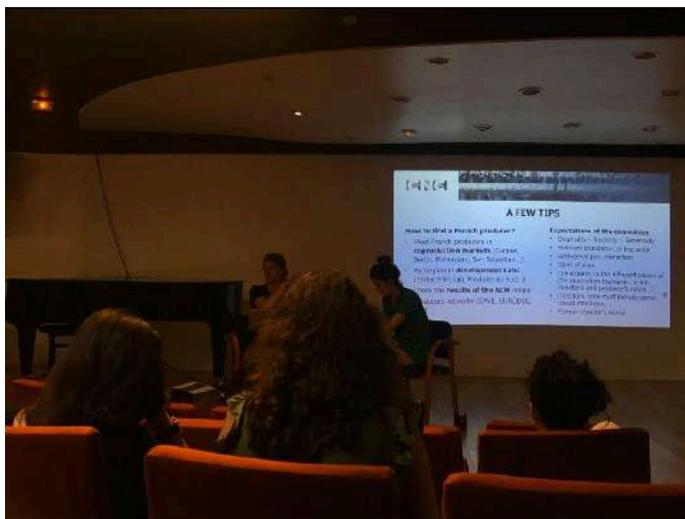
二、現今的駐村形式

現今的駐村藝術家無年齡及媒材限制，每間工作室門口有其合作單位的門牌及國家猶如小型聯合國。藝術家可透過兩種方式來申請，一是透過合作單位，二是直接申請藝術村自行公開甄選的計畫。

合作單位可大致分為四類，一、為國家文化單位如臺灣文化部，加拿大文化協會等...由國家推薦藝術家名單提供西帖藝術村選擇駐村人選。二、是與法國的藝術學校或其他藝術村進行交換計畫如 Beaux art des Paris, Rennes, Marseille 等，三、是海外法國文化協會於當地甄選，如：剛果，黎巴嫩及非洲海外法屬領地等。四、是Cite 內部的策展如藝術解殖計畫，2019年針對法語語系藝術家的TRAME 計畫等等 ...費用由合作單位或法國文化協會資助。

西帖的駐村自由度很高但同時提供充足的軟硬體資源。活動並無制式的時間表，駐村藝術家可自行選擇參與，嘗試與其他駐村者合作進行展覽。西帖提供場地及設備如放映廳，音樂排練室，開放中庭帳棚區或藝廊空間舉辦聯展，走廊表演藝術區，或是放映廳等等...。不同的場地提供各式展覽需求，融入駐村本體的生活空間中，整體環境就如同在巴黎中建構一個小型的國際城市，持續進行一場不間斷的展覽會。任一個轉角都可能是某位藝術家的巧思與作品。

而軟體方面，西帖提供藝術家博物館卡（龐畢度中心、橘園、畢卡索博物館等常設展之免費參觀），每月導覽節目本期有：參訪猶太紀念館及Centquatre 104 center、影視補助申請計畫，如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 (CNC)、紀錄片導演講座、工作室參訪（蒙馬特藝術區工作室）、基金會交流（Picard collection, Plateau）博物館參訪（Pinault collection，Palais de Tokyo）等等...。



(圖五)CNC影視補助講座

個人展覽資源，西帖提供持續的開放工作室計畫，藝術家通過申請後。由西帖官方網站發布宣傳訊息，公開邀請民眾參與。

週三的開放工作室時間，依接待室前拿到的紙本地圖按圖索驥，參訪彼此的工作室及展覽，是每週眾所期待的活動之一。結束後部分藝術家仍停留在中庭及塞納河畔繼續未完的對話，找尋志同道合的夥伴及未來的合作對象。機構提供多方面的軟硬體資源協助，同時參與者本身的自主性也要高，可選擇專注於自身的創作或積極與其他同儕交流，不以作出完整作品為目標，保持開放的心態多方嘗試，更能創造新的經驗。

筆者在駐村期間曾與其他藝術家一道參訪卡塞爾文件展，今年的策展主體以Collective為主題，提出Make friends instead of art (與朋友的交流更甚於做藝術)。從與各地的創作者在對話中成長，從彼此的語言、哲學理論，進而到後殖民、環境危機等嚴肅議題裡，找到相似及相異的立場與認同。



(圖六) 南非藝術家Gill Alderman的文字作品，搜集彼此交流的藝術家工作室號碼與國家，重新編排藝術村裡的社交圈。

三、心得及給未來駐村藝術家的建議

感謝文化部、臺灣巴黎文化中心以及西帖藝術村的支持與協助，在此次短暫的五個半月月中得以參與4場不同形式的發表，與50多位國外藝術家交流。法國是一個藝術家憧憬的城市，文化背景與臺灣雖然截然不同，但相同之處在於，都是許多人努力追求生活的地方。藝術創作終究必須回歸到生活本身，貼近周遭環境的人、事、物一些。本次的駐村經驗，接觸不同的國情生活，卻也讓筆者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一些。

給未來駐村藝術家的建議主要有二，其一、保持開放的心態參與各式的交流活動。駐村的環境中最大的資源是人，能與近三百多位的文化人在同一個時間與空間生活的機會難能可貴。每一個國家的文化都有其特殊值得學習之處。其二、在眾多的活動中，隨著駐村時間拉長慢慢收斂，找到自己作品的獨特性，慢慢修正自己的創作方向。保持個人風格的同時，也勇於與他人分享觀點，並接受駐村計畫中不可預期的改變。

謹以此文再次致謝文化部以及巴黎文化中心長官主任一路以來的協助，特別感謝專員鄭倍鈞，巴文中心秘書林慧珠、紀錄片導演林怡初、同期藝術家鄭亭亭、吳梓安、李瑞笙。讓本期駐村計畫圓滿順利。